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全球洞察与支持

摘要:本章深入分析了英国案例研究的见解,该研究表明,当合作关系在一段持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起真正的信任而不是强迫信任时,合作关系的复杂性就会降到最低。

此外,当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认为通过合作开展的学习活动具有相关性,且有资金支持,并且教师教育者对5至11岁儿童的教学充满信心和能力时,这些见解得到了近期教师教育改革的支持。因此,这些全球性的见解为“最佳起步”项目提供了及时的支持和指导。

这项国际案例研究调查了高质量的职前教师教育（ITE）（体育教育）,也称为高质量体育教师教育（QPETE）。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和外部考官认定该ITE项目与当地学校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数据收集过程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该案例研究的更深层目的是探索可能的“混合空间”课程模式的合作关系。

© 编辑（如有)和作者 2016 T. Lynch,《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未来》,
DOI 10.1007/978-3-319-31667-3_6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全球洞察

数据表明,英国教师教育学院（ITE)的体育教育课程中很可能存在混合教学空间。然而，要确定确切答案以及混合教学空间的出现程度,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深入的案例研究。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即使该课程尚未形成混合教学空间,他们也显然正在构建这一空间（参见图4.1）。尽管如此,根据学生的评价,该教育学士（BEd)小学体育教师教育（PETE）课程质量很高;根据讲师的评价,该课程独具特色;根据外部考官的评价,该课程连贯且符合最佳实践;该课程深受潜在学生欢迎;并且被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评为“优秀”。

混合空间特征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促成因素是教师教育者以往的教学经验。Murray 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他指出,英语教师教育小学课程的教师教育者都具有教学背景（2010）。Toni和 Laura 将自己视为教师,而职前教师也同样如此（他们专攻体育）。这使得大多数利益相关者都能平等地享有教师地位。这一点可以从教师教育者在学校中自然而自在的氛围中看出,教师和员工也同样如此。因此,在本案例研究中,以往的教学经验对于整合教师教育者的各种角色以及建立可持续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

Darling-Hammond (2006)指出,成功的课程/项目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有三个共同要素,本案例研究中的数据证明了所有这三个要素,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1. 一致性和整合性

> 课程设置“基于一套完善的教学学习理论,并经过精心编排;课程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清晰易懂的学习框架,并与指导过程和学生在校学习紧密结合”（Darling-Hammond 2006,第7页）。教师教育者主动承担起责任,为职前教师提供实践和理论方面的准备,这些准备均根据该学期的具体模块和合作学校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此外,教师教育者还“指导……”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并为师范生提供建议,有时甚至在实习学校教授儿童和教师,通过角色整合将这些不同的课程要素结合起来”（Darling-Hammond 2006,第 7 页）。

2. 广泛的、有良好监督的临床经验与课程作业相结合,采用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的教学法。职前教师参与实践和真实的课程作业经验,因此能够
更好地理解理论、应用概念并支持学生学习（Baumgartner 等人）。

（2002； Denton 1982）。正如Darling-Hammond所言，“任何课程作业本身都无法抵消塑造教师实际教学行为的强大经验教训”（ 2006,第9页）。教师培训者本身就是经验丰富的教师,这使他们充满自信且胜任。他们在熟悉的学校环境中工作,并享受与其他教育工作者相处的时光。

3. 与学校建立新的关系
合作关系涉及独特的伙伴关系背景、挑战和紧张关系（Martin 等人， 2011）。Darling -Hammond 认为，“大学必须与学校更加紧密地合作,共同推进转型议程,这其中必然包含着各种斗争和混乱”（ 2006,第 3 页）。

教师教育者们似乎限制了混乱局面的发生,他们能够将自己视为教师,这直接促成了平等主义的实现。礼堂远离大学校园,也为会面这一“第三空间”提供了便利。此外,助教的职责是协调各学院之间的工作,从而减轻了行政负担。这使得托尼和劳拉能够专注于教学,也使得合作关系得以有效管理。因此,可以说,在助教的协助下,教师教育者托尼和劳拉创造了一种“学术界、实践界和社区专家之间非等级化的互动”（Zeichner 2010,第89页）,即一个“混合空间”。

教师教育者指出,混合空间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教育工作者（普通课堂教师)普遍缺乏对体育重要性的理解。然而,尽管这是一个挑战,但它也是合作关系中的“优势”,使教师和孩子们能够感受到学习机会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这些合作促进了社区的“健康素养”；倡导了与学习相关的乐趣；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通过运动,并围绕运动展开;以及促进教育公平（Lynch 2013c）。最后,正如Zeichner（2010)所言,该课程过去曾获得慷慨资助,大多数优秀的混合空间案例都以某种方式获得了外部资金支持。

更深层次的背景洞察

本研究旨在深入了解这一屡获殊荣的项目的各种动态因素。对数据的仔细分析和进一步反思表明,社区联系确实为提升项目/课程质量提供了强有力的契机,因此,在健康与体育教育领域采用优势视角是可行的（Macdonald 2013）。这一过程有时会遇到困难（Douglas 2014）;然而,如果关系是在一段持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信任而非强加信任,那么这些复杂性似乎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缓解。当大学讲师是经验丰富、教学卓著的教师和学校领导者,并且能够胜任混合型教师教育者的角色时,合作关系的强度会得到增强。

在此背景下,该课程符合小学体育教学的发展阶段,因此被所有利益相关者视为非常重要。它也似乎补充和拓展了各学校的体育学习机会,而不会与现有课程重叠或竞争。校长在领导和决定本校体育教学的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决定如何实施以及由谁来实施。最后,该课程获得了资金支持,这是启动和维持合作关系的必要条件。Zeichner（2010）指出,大多数成功的混合空间合作案例都以某种方式获得了外部资金支持。

此类合作关系可能会改变一些教师教育者的信念,尤其是那些被视为理论专家的教师教育者。此外,混合式教学模式对一些只熟悉“理论应用”模式的教师来说可能是一种陌生的教学过程。人们普遍认为,合作关系也具有复杂的社会属性。然而,全球教育部门都在倡导这种变革,以加强教师教育。这种转变对许多教师教育者来说似乎存在问题,因为他们不熟悉这一过程,而且对小学教师教育（PETE)的研究也十分有限。因此,本研究意义重大,因为它探索了英国一个成功的小学教师教育学士学位（BEd Primary PETE)课程,并“考虑到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教师教育学习发生的场所”（Douglas 2014,第6页）。通过分享收集到的数据 关于课程合作伙伴和角色、感知到的大学收益、大学挑战以及已识别的

混合空间特征的分析 本研究为该领域的知识做出了贡献。

研究结果表明,在此背景下,拥有小学教学经验的教师教育者与已建立的合作关系之间存在关联。这些教师教育者对5至11岁的儿童充满信心且胜任,并乐于与小学教师和社区成员合作。各利益相关方都认为自己是“教师”,为了儿童的最大利益而共同努力。

英国一项针对成功的ITE小学体育教育课程的研究成果,为吉普斯兰“最佳起步”计划提供了全球性的借鉴。它为持续改进课程和加强合作关系提供了指导框架。

支持

一项关于“如何才能更好地培养小学健康与体育教师？”的国际研究为“最佳开端:促进终身健康与福祉的社区合作模式”健康、福祉与体育教育（HW&PE)项目提供了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方面的支持。澳大利亚近期进行的国家课程改革强调了健康与体育教育这一关键学习领域的重要性,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 为学生提供持续的、符合其发展阶段的机会,让他们练习和运用必要的知识、理解和技能,以维持和提升自身及他人的健康和福祉。（ACARA 2012,第 4 页）。

因此,职前教师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是理所当然且至关重要的。

20 年前,参议院调查发现,澳大利亚学校高质量健康与体育教育机会的减少是一个主要问题。

此外,“合格的体育教师并未被聘用来教授所有儿童体育和学校运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年,第十四页）。可以说,这在澳大利亚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没有专门设计的课程来培养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研究进行时,可以确定一些具有体育教育（HPE)专长的普通小学教师。这是一个重大的结构性缺陷,表明课程实施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而非文献和教育部门通常倡导的自下而上的模式。这解释了为何会出现诸如“谁在教体育教育?谁被认为有资格在学校教体育教育？”之类的问题（Dinan-Thompson 2009,第48页）。

因此,本研究在英国完成,并在那里发现了一门独特且卓有成效的课程,旨在培养职前教师为小学年龄段儿童提供有目的、相关且适宜的体育教育的专业技能。这符合韦伯斯特的建议,即“小学教师职前教育应包含与教学大纲内容直接相关的必修单元,并为教师提供更多专攻体育课程的机会”（ 2001,第1页）。本研究探讨了英国一个示范性的小学教育项目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倡导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学习领域的宗旨：“提供体验式学习,课程内容应具有相关性、吸引力、现代性、积极性、趣味性和发展适宜性”（ACARA 2012,第2页）。通过与当地小学合作,并优化职前教师与儿童互动的机会,这一体育教育宗旨得到了强化。

外部考官的报告证明,本课程因讲师/导师的教学经验以及连贯渐进的课程设计而得到提升。

这项研究旨在支持吉普斯兰地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便更好地帮助教师开展符合儿童发展规律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活动。研究目标是培养自信且能力全面的HPE教师,使他们能够“为学校儿童提供持续的、符合其发展规律的学习机会”（ACARA 2012,第4页）,从而使他们能够“实践并运用必要的知识、理解和技能,以维护和提升自身及他人的身心健康”（ACARA 2012,第4页）。大学开设此类基础课程符合儿童身心健康的最佳利益。

“最佳起步”计划获得了美国国家体育教师教育高级标准（Nation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Advanced Standards)的国际认可。该高级标准文件指出：“这种内容知识与教学知识的整合,有助于教师候选人发展、应用和交流其学科教学知识（PCK）,进而提升其教学能力。”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教师的专业知识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全国体育与体育教育协会2008 年,第 2 页）。

研究结果以澳大利亚教师教育部长咨询小组 (TEMAG) 题为《立即行动,培养课堂就绪教师》的报告建议为基础。该报告（参见第二章,第31页)指出,亟需提升教师教育质量:采用以实证为基础的内容和教学法,对学生的学习产生积极影响;通过与学校建立正式的合作协议,在整个教师职前教育课程中提供综合性和结构化的专业实践经验;此外,确保提供教师职前教育的教职员工具备相应的资质,并且其中一部分人拥有当代学校教学经验（TEMAG 2014）。

研究结果也与澳大利亚小学校长对小学健康与体育教师培养的看法的数据相一致（Lynch 2013d, 2015）。这项研究调查了小学校长对大学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的看法,该课程的毕业生教师既具备小学全科课堂教师的资格,又具备健康与体育教育专家的资格。

本次调查共有来自澳大利亚各州、各领地、各地区、各规模政府学校的376名校长参与。研究结果主要有两点：

1. 澳大利亚不同规模和地点的公立小学的校长们强烈希望学校里有专业的体育教师。

2. 澳大利亚政府小学的校长们希望聘请对体育教育（HPE)感兴趣并充满热情的HPE专科教师,以便与小学生一起参与体育教育活动。此外,他们还希望聘请能够、愿意且有资格担任普通课堂教师的HPE专科教师（Lynch 2013d,第v页）。

英国教师教育学院（ITE)体育教育项目的研究结果也支持全球健康促进学校（HPS)框架。1999年昆士兰州健康促进体育教育（HPE)课程大纲以及后来的2013年澳大利亚健康促进体育教育（HPE)课程大纲所依据的国家课程文件中概述的概念,与HPS原则高度契合（小学教育中心， 1998； Lynch ， 2013c）。澳大利亚HPS协会成立于1994年,澳大利亚的HPS发展也围绕着相同的原则展开。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时间相当于 1999 年 HPE 课程文件的制定和实施。

> 健康促进型学校是指在言行举止中都体现出对提升学校社区所有成员的情感、社交、身体和道德福祉的支持和承诺的学校。
>
> （小学教育中心，1998 年，第 2 页）

健康促进学校（HPS）理念旨在促进教育中的健康（世界卫生组织， 1996）。HPS模式涵盖了项目实施，因为它描述了一个广泛而全面的框架，用于在课堂之外实施健康教育（昆士兰州政府， 2003）。它提供了一种“合适的方法，因为它涵盖了学校环境内外的一系列影响因素”（O Dea和Maloney， 2000，第4页）。HPS模式包含三个相互重叠的要素：（1）课程、教学和学习；（2）学校组织、精神和环境；以及（3）伙伴关系和服务。这些重叠的组成部分“需要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彼此独立的实体”（澳大利亚健康促进学校协会， 1996，第1页）。

在三个要素中实施，可以更全面地促进健康（世界卫生组织1994 年），因此，为 HPE 的各个方面构成了一个理想的框架：增强个人发展；发展体育活动的概念和技能；以及促进个人和社区的健康（昆士兰州政府2003 年）。

Lynch 2005 年的一项博士研究评估了三所案例研究学校对引入 HPE 课程的反应，发现 HPS 框架融入学习环境的程度与所提供的教学和学习体验的质量相关：

> 案例二学校严重缺乏草坪和活动空间，导致学生不得不将课间活动时间分割开来，每天只有30分钟的活动时间。学校的体育器材和教学资源（存放在学校图书馆）都状况良好且供应充足。为了克服场地不足的劣势，案例二学校根据“健康促进学校模式”（澳大利亚健康促进学校协会， 1996）建立了合作关系并获得了相关服务。案例二学校与当地一家少年橄榄球俱乐部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该俱乐部距离学校约400米。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从学校出发。高年级（四至七年级）的学生通常在周二和周四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课间休息时间步行前往橄榄球俱乐部，因为那里有更大的场地进行各种体育运动。学校利用橄榄球场为三至七年级的学生提供大部分体育课，具体安排取决于特定体育活动技能所需的场地条件。橄榄球场也用于放学后开展的澳式橄榄球联盟（AFL）Auskick项目。案例研究二中的学校还利用大约25名家长志愿者协助一、二年级的感知运动项目。健康促进学校（HPS）模式提倡在课堂之外开展健康教育（昆士兰州政府， 2003），并促进学校与家长合作，共同提升儿童的运动水平（Medland和Taggart， 1993）。

最终，学校/家长合作进一步教育家长，让孩子参与体育活动的必要性得到重视，因为家长对培养良好的健康习惯负有主要责任（Howard 2004）。

在感知运动计划中使用家长助手还可以为孩子们树立父母参与体育活动的榜样（Saltmarsh 2001）。（例如，Lynch， 2005，第 241-242 页）。

然而：

案例研究三中的学校拥有充足的设施和空间，以及种类繁多的体育器材和教学资源。该校毗邻一座大型篮球馆，但两者之间并未建立或维持任何合作关系。与案例研究二相比，家长参与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的积极性明显不足。（例如，Lynch， 2005，第241-242页）

因此，

在三个案例研究学校中，似乎只有案例研究二的学校定期开展高质量的体育活动课程。

案例研究二中只有一所学校拥有符合儿童发展规律且循序渐进的全校课程体系，从而带来即时和终身的益处（Graham 等， 1998）。案例研究二中也只有一所学校在早期阶段实施了感知运动计划，该计划旨在培养儿童的行走、跑步、单脚跳、垂直跳跃、水平跳跃、奔跑、滑行、跳绳和跳跃等运动技能，以及投掷、接球、运球、击球、踢球和踢球等操作技能（Olrich， 2002）。儿童并非天生就能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他们天生不具备学习技能;相反,他们需要获得高质量的学习经验才能发展（Doorn 1999）。

研究者观察的两节课（案例研究)证实了参与教师的共同见解,并证明了他们对融入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课程大纲中的社会文化方法的理解。这体现在对社会正义和公平原则的推广上,HPE专科教师设计并教授包容性课程,充分考虑学生的多样性和技能水平,并营造支持性的学习环境（QSCC 1999）。这种学习环境的营造是通过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实现的。有时,教学中会采用传统的以科学为主导的教学方法（Tinning 2004）,强调正确的技能和动作技巧。这通过示范、提示、讲解以及向学生提供反馈来实现。有时,教学中会采用批判性的社会公正教学方法（Tinning 2004）,涵盖并实施多种体育运动和技能,同时开展多个小型游戏,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例如,Lynch, 2005 年,第 241-242 页）。

英国教师教育案例研究的研究结果和见解被纳入了HPS框架。此外,结合从澳大利亚小学校长收集的数据以及教师教育领域的最新变化（例如维多利亚州政府的“卓越教学学校中心”（SCTE)计划）,这些全球性的见解为“最佳起步”项目负责人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支持和方向。

参考

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2012)。澳大利亚课程草案:健康与体育教育。检索自http://www.acara.edu.au/hpe.html澳大利亚健康促进学校协会。(1996)。健康促进学校框架。载于迪肯大学（编）,健康促进学校读者（第 1-7 页）。维多利亚州吉朗:迪肯印刷服务公司。

Baumgartner, F., Koerner, M., & Rust, F. (2002). 探索学生教学实习中的角色。教师教育季刊,29,35-58 。

小学教育中心。(1998)。促进健康的学校。小学教育教育家, 4(5),1-4。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体育教育 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报告。堪培拉,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参议院印刷局。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Darling-Hammond, L. (2006). 构建 21 世纪教师教育。
教师教育杂志,57,1-15 。
Denton, J. J. (1982). 早期实地经验对后续课程学习表现的影响。教师教育杂志， 33(2),19-23。

Dinan-Thompson, M. (2009).健康与体育教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课程面临的问题。南墨尔本,维多利亚州:牛津大学出版社。

Doorn, P. (1999). 您的PDHPE课程体系是否从根本上说得通?课程
支持小学教师， 4(3),3-4。
道格拉斯,A.（2014）。实习教师在学校实习。汉普郡:帕尔格雷夫出版社。
麦克米伦。
Graham, G., Holt-Hale, S. A., & Parker, M. (1998).儿童运动 体育教学的反思方法（第4版）。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Mayfield。
霍华德,J.（2004年6月29日）。建设健康、活力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启动仪式的文字稿。塔斯马尼亚州朗塞斯顿。2005年1月7日检索自“建设健康、活力澳大利亚”启动仪式网站： www.pm.gov.au/news/speeches/speech961.html Lynch, T. (2005).昆士兰州1999年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课程大纲及政策制定在布里斯班三所天主教小学中的实施效果评估（博士论文,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检索自http://dlibrary.acu.edu.au/digitaltheses/

public/adt-acuvp96.04092006/02whole.pdf
Lynch, T. (2013c). 学校教学卓越中心 (SCTE):了解学校和大学在健康和体育教育方面的新方向。

亚太健康、运动和体育教育杂志， 4(3),249-266。
DOI:10.1080/18377122.2013.836770
Lynch, T. (2013d)。澳大利亚政府小学关键调查结果摘要报告:如何才能最好地培养小学教育、健康和体育教师?检索自http://www.aitsl.edu.au/docs/

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lynch_2013_preparation_of_pri
-mary_health__physical_education_teachers.pdf?sfvrsn=4 Lynch,
T. (2015). 健康与体育教育（HPE）:在小学中的实施。《国际教育研究杂志》， 70(c),88–100。doi:
10.1016/j.ijer.2015.02.003 。

Macdonald, D. (2013). 新的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课程改革渐进主义的案例/支持?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 4(2),95-108。

Martin, S. D.、Snow, J. L. 和 Franklin Torrez, C. A. (2011)。探索第三空间:学校与大学合作关系中的紧张关系。
教师教育杂志， 62(3),299-311。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Medland, A. 和 Taggart, A. (1993 年 11 月)。健康相关体能干预的实施:两所小学的案例研究。论文发表于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会议,西澳大利亚州弗里曼特尔。

Murray, J. (2010). 教师教育者专业学习中学术语言的新方向?教育专业发展， 36(1–2),197–209。

美国国家体育与体育教育协会。(2008)。体育教育高级标准。检索自http://www.shapeamerica.org/

认证/上传/高级-2008-PETE-标准.pdf

O Dea, J., & Maloney, D. (2000). 利用健康促进学校框架预防儿童和青少年的饮食和身体形象问题。

学校健康杂志， 70(1),18-21。

Olrich, T. (2002). 小学环境中基本运动技能的评估:问题与解决方案。体育、娱乐和舞蹈杂志， 73(7),26-32。

昆士兰州政府。(2003)。昆士兰州活力计划,幼儿早期教育资源。
昆士兰州布里斯班:昆士兰州政府印刷局。

昆士兰学校课程委员会。(1999)。健康与体育教育初始在职培训材料。布里斯班,昆士兰州:昆士兰教育出版服务部。

Saltmarsh, N. R. (2001 年 8 月 4 日)。健身;更好的榜样、社区参与可以使肥胖儿童更健康。 《健康与医学周刊》， 12-13。
亚特兰大。

教师教育部长咨询小组 (TEMAG)。(2014)。立即行动:培养课堂教学准备就绪的教师。检索自http://www.studentsfirst.gov.au/
教师教育部长咨询小组

Tinning, R. (2004). 重新思考 HPE 教师的培养:对知识、身份和思维方式的反思。亚太教师教育杂志， 32(3)，241–253。

Webster, P. J. (2001). 教师对 K-6 个人发展、健康和体育教育关键学习领域中体育教育的看法（伍伦贡大学学位论文）。摘要于 2004 年 6 月 28 日从 Informit 数据库检索。

世界卫生组织。(1994)。学校生活技能教育 男性分工
整体健康。马尼拉:作者。

世界卫生组织。(1996)。健康促进学校:健康促进学校区域指南制定 行动框架 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马尼拉:作者。

Zeichner, K. (2010). 重新思考大学教师教育中校园课程与实地经验之间的联系。教师教育杂志， 61(1–2)，89–99。